

□刘永加

六月底到七月中上旬,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公布,进入录取时段,学子们会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。而在唐代都城长安,那时中了进士和状元,要在皇宫外张贴皇榜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而在张贴皇榜的背后,是录取过程的博弈。

### 迟到竟然被录取

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,先是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乡试,选拔出举人参加尚书省的省试,录取进士,最后决出榜首。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丁巳科省试,该科的榜首黎逢是在没有任何背景下而夺魁的。

据《记考》记载:相貌朴拙的黎逢,省试开考后竟然迟到了。他是最后一个赶来的,考官们的注意力自然转到了他身上。黎逢向考场张望了一下,没有发现空位,便在考场办公室的门外找张桌子匆匆做起答卷来。这年的知贡举(主考官)是礼部侍郎常衮,他看着黎逢的一举一动甚觉奇怪,就让身边的办事员去看这个考生写些什么,看一句报来一句。

这场考的是《通天台赋》。办事员认真按照常衮的要求去做,报来的第一句为:“行人徘徊,登秦原而游目,见汉右之荒台。”常衮不以为意。一会儿又报来好几句联语,有“对古情至,临高思来,拔蔓草以遐想,睹离宫而兴哀”等。常衮感觉黎逢的句子渐入佳境,情不自禁叫起好来。为了让黎逢安心写作,常衮还派了人过去专门端茶递水。

考试结束后,考官们挑出几份水平比较高的卷子,交给主考官常衮,黎逢的卷子也在其中,但名次不是很靠前。由于常衮心里早已经先入为主,怎么看都觉得黎逢的水平最高,就力排众议,把他定为了榜首。

### 优秀宗枝夺魁

唐代皇家宗室子弟可以参加科考,但为了避免与民争名,朝廷还是比较注意管控此事的。唐文宗开成年间,还真有一位宗室子弟靠实力夺得头名。他就是开成二年丁巳科榜首李肱。

史料《云溪友议》和《记考》中记载:唐文宗年间,高锴是个不受请托,实心选才的人,被升为礼部侍郎。皇帝命他连任知贡举,并强调说:“皇室宗枝,享受封爵是适宜的,而宗正寺常送宗室子弟参加进士考试,恐怕其中有浮薄之徒,仗势窃取科名,你应该精心挑选那些确有才艺者,可不要因宗枝参试而妨碍了其他举子仕进。”

第二年开考前,恰巧有宗室子弟参加考试。唐文宗亲自出了考题:《琴瑟合奏赋》和《霓裳舞衣曲诗》。考过之后,高锴经认真批阅,反复比较,录取进士40名,并拟出名次,结果恰好第一名是宗枝李肱。正因为李肱是宗室子弟,他不放心,又将李肱的诗赋拿来反复吟诵,觉得确实堪称第一,便将名次确定下来,再将前五名的考卷装订成册,进呈文宗,并另具奏章说明各名次确定的理由:臣日夜考校,岂敢不出自公心?李肱的诗,确实最为突出,臣前后吟咏了三五十遍,以为即使让何逊复生,也超不过他……最终,唐文宗认可了高锴所排的名次,宗室子弟李肱就这样当了榜首。此后,李肱被授以“刘安之职”,即让他著书、修史,后历任岳、齐二州刺史。

### 一枝仙桂两回春

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,还在完善的过程中,远不像后代的宋、元、明、清诸朝那么严谨。所以才出现了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科,因主考官董思恭事先泄露考题被揭发,而将本次所取进士全部作废的奇事。后来,又因两次有人反映取士不公,对已录取的新进士重加考校。

据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》和《全唐文纪事》等记载:两次重考,一次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乙丑科。这

次由谏议大夫陈商权知贡举,取进士27人,以张洎为首,易重居第二。二月放榜之后,满朝议论纷纷,都认为取士不公,有严重的请托行为。于是,武宗命翰林学士白敏中等,对所取27人进行复试,结果有7人不合格,包括张洎,均被黜落。易重不仅仍被录取,且名次升为第一。这个易重为了参加科考,的确不容易,他自进京赴考至此,离乡已达6年之久,饱尝科考之苦。

第二次发生在唐昭宗乾宁二年乙卯科。这年,刑部尚书崔凝权知贡举,考毕,录取进士25人,以张贻宪为榜首,赵观文排在第八名。出榜前,有个依附于中贵人的考生李滚,才学很差,得知自己被黜落,十分气愤,就千方百计攻击这次考试。事先,由于中贵人一再吹嘘,昭宗也颇赏识李滚的文才,听说他未被录取,自然很不高兴。在中贵人怂恿下,昭宗密令近侍到贡院门口拦着搜考生的夹带。这帮人有恃无恐,搜得十分仔细,连考生的头巾、靴子也不放过。事后,中使们回宫奏道:“今年所取的二十余名进士,没有真才实学的占了一半,外间议论纷纷,皆以为不可。”

唐昭宗听信了他们的话,便下令让翰林学士陆展、秘书监冯渥在云韶殿对本年新进士进行复试。昭宗还亲自拟定题目,并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交卷。有个叫卢虞的称病不想参加复试,昭宗还传令将他抬到考场,后来查明他是到华阴县省亲去了,来不及赶回,其父卢偃只好上书请求将他除名,这才作罢。复试的结果是只录取进士15人,以赵观文为榜首。张贻宪等5人不予录取,但允许来年再考;而崔砺、苏楷、杜承昭、郑稼等4人考得特别糟,不仅不予录取,而且还取消了今后的考试资格。主考官崔凝因此被贬为合州刺史。正是由于这次重考,赵观文得以脱颖而出,诗人褚载作《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》:“一枝仙桂两回春,始觉文章可致身。”

(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、文史学者)

### 【饮饌琐议】

## 煮酒青梅次第尝

□程瑞

青梅煮酒,古韵悠长。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,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刘备的机智过人,更让青梅煮酒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。一樽清酒,几枚青梅,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,足以让人穿越时空,回到那诗词歌赋、历史典故交织的古代。

时令饮食是中国的传统。《黄帝内经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中说:“心主夏”“心苦缓,急食酸以收之”。心五行属火,与夏气相呼应,心性厌恶缓散的,当用酸味药来收摄它,此时节养生宜多食酸味以固本生津。在春末夏初,古人饮酒好以青梅、青杏佐之。所谓青梅煮酒,是将青梅当下酒菜,酒则另外温过,并非将青梅置于酒中煮。

诗词文献之中,不乏青梅与美酒的身影。青梅煮酒盛行于宋代,是一种节令性的饮宴活动,亦成为宋代诗词中初夏的经典意象。“青梅煮酒斗时新,天气欲残春。”在青梅煮酒的夏初,词人晏殊“东城南陌花下,逢着意中人”,有情人相聚,想来分外喜悦。诗人陆游初夏时节闲居山中,“煮酒青梅次第尝”,与友人次第品尝青梅煮酒,悠闲自得,好不惬意。诗人刘学箕游历颇广,曾“游襄汉,经蜀都,寄湖浙,历览名山大川,取友于天下”。“煮醞青梅且共赏,游蜂飞蝶为谁忙”,刘学箕与友人在游蜂飞蝶飞舞之时,享受煮醞和青梅,告别春天,既是对时节的欣赏,更是对友情的珍视。“韶光赋别休匆遽,凝睇东风更一觴”,在离别之际,他劝诫友人不要匆忙告别,应珍惜这美好的时光,想来心中对友人满心祝福、万般不舍吧!无独有偶,名臣曹勋曾邀好友煮酒试尝、品赏青梅,“煮酒试尝,梅子团青,草草也休辞劝。”青梅酒简单,挚友之间更是无需推辞,尽管有琐事困扰,词人还是劝勉“且趁取良辰,醉后莫管”,闲适旷达的情趣和及时行乐的超脱跃然纸上。

千里江南,烟水微茫。背诵文学家晁冲之回忆过去“手搓梅子,煮酒初尝”的美好时光,感慨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深深的寂寥和无奈油然而生。故乡何所在?在元末诗人刘炳心中,青梅煮酒是家乡的味道。“青梅煮酒蕨芽肥”,青梅已经成熟,可以用来煮酒,而蕨芽也长得肥嫩。“倦客怀家入梦思”,诗人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入梦,思乡之情更为强烈。

“紫蕨行看采,青梅旋摘尝”,春去夏来,白居易不愿辜负这美好时光,怡然出游,为初夏的山景而欣喜不已,他下轿步行,不时采摘一把路边的紫蕨,把初夏的青绿捧在手心,记在心中。他快速地伸手摘下一颗青梅,轻轻一咬,慢慢品味青梅的酸涩,却有一种别样的清香,这是初夏的味道。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古人眼中的青梅还代表了娇憨青涩的少女意象。李清照借“嗅青梅”的细节,将少女的娇憨之态和羞涩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,与李白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异曲同工。

青梅煮酒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与历史之中。在民间,青梅煮酒同样深受喜爱。清人顾禄的《清嘉录》有言:“立夏日,家设樱桃、青梅、麦,供神享先,名曰立夏见三新。”青梅成熟上市,腌渍一坛青梅,配以米酒,正是慵懒初夏里的醒神必备好物。

(本文作者为潍坊市临朐中学教师)

【短史记】

# 唐代科考皇榜背后的录取博弈

□刘俏到

青州博物馆升级改造后,珍藏之八个战国玉人重与世人见面。这些高不过五厘米的小玉人分为四男四女,多数品相完好,特别是女性发丝清晰可数,可谓做工细腻。作为饰品的玉人既然以玉琢就,自然男女皆宜,不过玉人二字总让人联想起杜牧那句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——如此风情如此夜,那玉人应是美女吧?

然而,我错了。虽然从小熟读杜牧名句,但不求甚解太多年,长大才知这是在怀念江南故旧,末句呼老友韩绰为玉人,是调侃之语。“杜老师”在扬州与判官韩绰乃同僚好友,故他呼韩绰为玉人,既有欣赏,又含亲昵。“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”,在扬州打拼多年的杜牧北上长安后,不免怀念南方的“楚腰纤细掌中轻”,于是致信韩绰闲聊几句,却误导了我这样读书潦草的家伙,错把玉人当美女。

仔细想来,玉人确非单指美女。除了玉人藏品和琢玉匠人可谓玉人本义外,史上第一



【文化观】

## 错把玉人当美人

位真正的玉人似是魏晋时期的裴楷,《世说新语》载他“有俊容仪,脱冠冕,粗服乱头皆好,时人以为玉人”,粗衣乱发不掩玉树临风,应是帅到了一定境界。还有《晋史》里的卫玠,“见者皆以为玉人,观之者倾都”,以致这大众情人不堪负累,二十七岁去世。

魏晋以后,性别不分男女,关系不论深浅,都能以玉人相称,那面目是越来越模糊。唐朝韦庄“玉人襟袖薄,斜凭翠栏干”,多半是美女;卢纶“明朝古

堤路,心断玉人车”,应指远行好友;贾岛“玉兔玉人歌里出”,当然是仙人,却不知是嫦娥还是吴刚。唐朝以后呢?辛弃疾“宦游吾倦矣,玉人留我醉”,知心男女都有可能。李攀龙隐居济南时“不减清光抱玉人”,似乎有点故事,但他性格清介,这玉人未必是欢场美女。他的南方好友王世贞则云,“度尽清凉台上月,玉人歌舞不教收”,那是夏夜里欣赏清凉歌舞,大概率跟杜牧一样接地气。

到了清朝,纳兰性德又写

下谜一般的名句,“一声弹指泪如丝,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”。初读也当玉人是个“她”,后来方知,这是病中的纳兰感怀于毕生至交顾贞观的《弹指词》,却又不欲好友为自己担心之意。

生活在世间,有些称呼一旦泛滥就不再值钱。美女、老板、导师……叫者未必当真,被叫者未必入耳,围观者未必不肉麻。但玉人却不一样,玉性高洁温润,以之喻古今男女,都是一种雅致。与此类似的还有璧人,玉璧二字可以连用,玉人璧人也算近义。前面提到的卫玠,小时候在洛阳,出门就有人打听“谁家璧人”。这可真让人羡慕啊,他既是玉人,也是璧人,堪称从小帅到大,从生帅到死。

回想青州博物馆看到的八个玉人,虽然多数品相完好,但也有三位略带土沁锈斑以致面目模糊。原本觉得遗憾,此时竟觉释然:世间既有品相完好之人,亦有面目模糊之人,正如既有玉人,也有普通之资,岂非常态?

(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)